

2022 年全球通胀展望 与思考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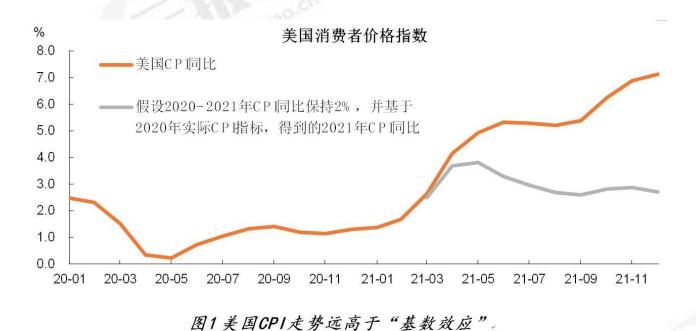
2021年12月美国CPI同比高达7%,创近40年以来新高。2021年,随着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物价水平急剧攀升、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暴涨,通胀成为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最鲜明的特征之一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,全球通胀水平已呈下降趋势;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,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更长期低于2%。因此,2021年全球通胀压力令人始料未及,而2022年全球通胀如何演绎仍存争议。我们预计,2022年全球通胀率在基数效应下回落,但可能仍高于新冠疫情前水平。往更远看,全球通胀格局或面临重置。

据 IMF 最新(2021 年 10 月)预测,2021 年全球 CPI 同比增速将由2020 年的 3.2%上升至 4.3%。美欧等发达经济体消费者物价水平更加急剧地攀升。2021 年 12 月,美国 CPI 同比高达 7%,创近 1982 年 6 月以来最高;欧元区 HICP 同比达 5%,创 1997 年有统计以来最高。除终端消费品外,全球大宗商品与生产材料价格也经历暴涨。2021 年 1-11 月,IMF初级产品价格指数涨幅达 50%,其中能源品价格指数涨幅更达 100%。2021 年 11 月,美国 PPI 同比达 9.6%,创 2010 年统计以来最高。中国PPI 同比曾于 2021 年 10 月高达 13.5%,创 1996 年统计以来最高,12 月回落至 10.3%。

2021年,全球经济在危机后复苏,"通货再膨胀"本是经济复苏的正常现象。从历史经验看,各国经济由通缩走向通胀的过程,通胀率往往需要一定程度上超过危机前水平,以弥补危机时期物价水平的短暂失速。以



美国为例,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使美国经济陷入通缩,美国 CPI 同比在2009年7月曾跌至-2%;随着经济复苏,美国物价水平企稳回升,2010年上半年CPI 同比基本回到2%以上;此后在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(QE)的助推下,2011年8-9月美国CPI 同比曾升至3.8%。2020年,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,2020年美国CPI同比在5月仅为0.2%,全年同比仅1.3%。我们测算,假设2020年3月以来美国CPI环比维持0.17%(同比维持2.1%)增长,那么仅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后的通缩,2021年CPI当月同比读数将"自然地"达到2.6%-3.7%。不过,2021年美欧通胀率走势显然高于基数效应,需求复苏之快与供给修复之慢均超预期。



2021年,新冠疫苗推广为需求复苏奠定基础,而货币与财政刺激力度空前令需求复苏显著加快。截至2021年12月中旬,全球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人数超过44.5亿人,占比超过56%;其中,中国、美国、欧盟、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完全接种比例均超过60%。尽管严格意义上的"群



体免疫"尚未实现,但疫苗的保护显著降低了死亡率与重症率,继而病毒 对居民健康与经济活动的冲击大幅减弱。

货币政策方面,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一步到位地降息至历史最低水平,包括美国、欧元区、英国、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内的众多经济体央行进一步实施量化宽松。2020年新冠疫情后,全球主要经济体(尤其发达经济体)货币供应量激增并持续至今;2021年1-10月,美国、欧元区、英国、日本和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(M2)分别扩张了38.2%、17.5%、12.7%和17.6%,而2019年同期其M2扩幅分别仅为5.4%、5.3%、0.3%、1.9%和6.5%。

财政政策方面,据 IMF 统计,截至 2021 年 7 月,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动用了规模达其全年 GDP 的 17.3%的财政资金(包括额外财政支出及放弃的财政收入)以应对新冠疫情。其中,美国动用的财政刺激金额超过 GDP的 25%。2021 年,美国拜登政府推出 1.9 万亿"美国救援计划",其中有近 1 万亿用于补贴居民,使美国居民整体收入超过新冠疫情前水平,造就了终端消费的强劲。此外,美国还推出初始价值高达 4 万亿的中长期财政计划,虽然法案尚未实施,但在预期层面提升了消费和投资需求。值得一提的是,在事实上践行现代货币理论(MMT)之下,发达经济体实现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,财政融资成本的下降以及财政纪律的弱化,化作一剂"兴奋剂",更加明显地刺激着需求的增长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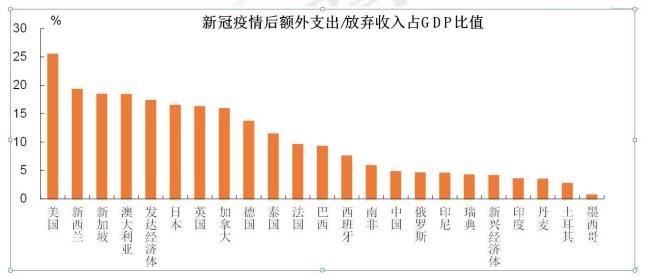


图2发达经济体普遍动用规模超过其GDP10%的财政手段以应对疫情。

2021年,新冠疫情反复、能源转型、供应链瓶颈与贸易保护等共同形成供给约束。理论上,物价水平是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器,当需求增长较快时,物价的上升将鼓励企业扩大生产,加快供给端修复,直到供需达到新的平衡。但是,2021年全球供给修复遇到了一系列特殊的瓶颈,供给约束成为全球通胀走高的关键推手。

首先,2021年新冠疫情对"供给国"形成较大冲击。2021年新冠疫情因变异病毒的出现而持续蔓延,由于全球疫苗普及程度分化,病毒对于以美欧为代表的"需求国"冲击较小,但对于以东南亚为代表的"供给国"仍形成明显冲击。尤其2021年下半年以来,Delta病毒的出现使东南亚制造业PMI重新骤降至紧缩区间。因此,疫情冲击对全球商品供给端的抑制超过对于需求端的抑制,进一步加大了供需缺口。

其次,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暂时引发能源紧缺。2021年以来,国际油价涨幅超过60%,英国天然气价格暴涨300%以上,能源品价格的急涨凸显



供给的紧缺。美国能源信息署(EIA)数据显示,全球石油产品需求已基本回归疫情前水平、但并未超过,而供给恢复过慢是能源紧缺的核心因素。此外,全球能源品供给又受能源转型浪潮的影响。2021年以来,全球绿色经济与能源转型目标更加明确:例如,中国不断明确"碳达峰、碳中和"目标,美国拜登政府推出的中长期财政计划恰以"气候变化与基建"为主题,欧盟的1.8万亿欧元财政计划的重点恰是投资构建气候友好型经济等。全球能源转型加速的另一面,是传统能源资本开支动力不足,例如美国石油企业的钻井平台投资明显落后于需求和油价的增长。

再次,供应链瓶颈与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阻碍商品供给。2021年以来,全球贸易与物流成本急剧上升,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(BDI) 和衡量集装箱运价的货运指数 (FBX) 已分别上涨 120%和 230%以上。本轮供应链问题背后有多个"瓶颈":一是,新冠疫情对交运物流行业的就业修复产生持续压制,限制了相关服务供给。二是,以运输业为代表的物流能力遇到周期性瓶颈。例如,2019年以来截至 2020年底,全球新造船产能周期逐渐下滑至底部,使本轮海运运力瓶颈更快到来;三是,近年来贸易保护、产业保护思想持续发酵,原本畅通的国际经贸网络已经出现堵点和断点,而各国自身的产业链建设很难及时跟上,使供应链的脆弱性进一步凸显。

2022年,全球通胀率大概率在基数效应下回落,但可能仍高于新冠疫情前水平。据 IMF 最新预测,全球 CPI 同比增速将由 2021年的 4.3%回落至 2022年的 3.8%,但仍高于 2019年的 3.5%。其中,发达经济体通胀



率将由 2.8%回落至 2.3%, 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将由 5.5%回落至 4.9%。与此同时,新冠疫情以来,防疫政策与复工复产的差异,加上各国 消费品产能周期本身有别,使部分国家与全球的通胀周期错位,例如未来 中国、日本等通胀率将由底部上升,意味着不同经济体通胀走势或趋于收敛。具体来看,2022 年影响全球通胀的多个因子料将变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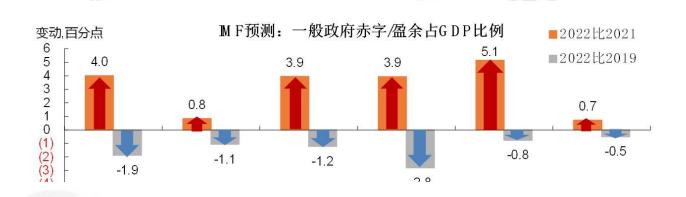
第一,2022年全球经济复苏斜率放缓,全球商品供需更趋平衡。据 IMF 最新预测,2021年全球发达经济体和新兴/发展中经济体实际 GDP 增速分别为5.2%和6.4%,2022年将分别回落至4.5%和5.1%,但仍然高于2019年的1.6%和3.7%。除了全球经济增速的回落,2022年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变化也可能进一步缓解通胀压力:美欧等国的需求增长重心将由商品转向服务,这意味着美欧消费需求的外溢效应将大幅弱化,全球商品总需求的增量将大幅受限。而美欧服务消费的外溢性本身不强,且美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成分为旅游业,考虑到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对于边境开放更加谨慎,该部分外溢效应更为有限。

第二,全球货币与财政刺激转向或退坡,政策余量空间有限。货币政策方面,随着经济复苏更加充分、通胀压力持续攀升,2022年全球大部分央行均可能迈向紧缩,全球流动性收紧是必然趋势。美联储已经于2021年12月宣布加快削减资产购买,预计将于2022年3月结束QE,最新点阵图预测2022年或加息3次。其他发达经济体央行方面,英国央行在2021年12月已经首次加息,加拿大央行已于2021年10月结束QE,而澳洲



央行的"鸽派"引导在市场失效。上述市场的短端国债利率自 2020 年 10 月以来已经陡然上行,金融环境已开始趋紧。新兴市场方面,有相当一部分央行已经于 2021 年"抢跑"加息,如俄罗斯、巴西、土耳其、墨西哥、智利等。

财政政策方面,2022年大部分经济体或开始缩减赤字,试图向"稳健财政"的基调回摆。据 IMF 最新预测,2022年发达经济体一般政府赤字率将大幅缩窄4个百分点左右,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将缩窄0.8个百分点)。虽然前期财政对居民的补贴可能仍有余量,但以美国为例,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消耗,截至2021年四季度,美国居民储蓄率已经基本降至新冠疫情前水平。因此,2022年财政刺激余量对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的提升料将有限。



预览已结束, 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:
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_36019

